

先秦两汉医籍否定副词“毋”“勿”研究

程文文 张显成

【摘要】学界认为否定副词“毋”“勿”在战国秦汉时期主要表禁止否定,这个结论是比较笼统的。通过分别对出土先秦医籍和传世早期医籍中“勿”“毋”用法的全面考察,得出这两个否定副词表禁止否定的使用频率是不一样的。“毋”表禁止否定的频率是表叙述否定的3倍;“勿”表禁止否定的频率是表叙述否定的9.3倍。传世献医籍中否定副词“勿”的用例远远超过“毋”,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语法功能,可以修饰动词、副词、形容词等成分。根据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勿”所承担的语法功能越来越多,“毋”承担的语法功能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勿”取代“毋”,秦汉时期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自然说明,出土医书的成书时代比传世早期医书特别是《黄帝内经》早。又因出土医书的主体(马王堆医书、张家山医书、阜阳本草简)的成书时间下限是战国时期,传世医书的成书时代自然当在秦以后。

【关键词】否定副词;毋;勿;语法功能;成书时代

【作者简介】程文文,女,山东泰安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出土简帛文献语言文字研究,E-mail:chengwenwen1986429@163.com(重庆 沙坪坝 401331);张显成,男,四川成都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文献语言文字研究(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古汉语研究》(长沙),2018.1.70~80

【基金项目】重庆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16XWB010)、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2016BS07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15)、西南大学创新团队项目(SWU150939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古代汉语里,“毋”“勿”都是广泛使用的否定副词,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也较多。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吕叔湘(1955),指出“毋”与“勿”之用法不同,“毋”为单纯式,“勿”为含代名止词式,略与“毋之”“毋是”相等。之后,周法高(1959)、孙锡信(1992)等对否定副词“毋”“勿”上古时期使用情况进行了历时研究。就先秦至两汉各时段而言,张玉金(2001/2012),张国艳(2002),武振玉(2006),李明晓(2010),大西克也(1989),周守晋(2005)等对否定副词“毋”“勿”的语法功能及发展规律作了探讨。

时贤对“勿”“毋”的区别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研究,所得结论大都是可靠的,但是也有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深入的地方。特别是在语料的选择上,没有重视医学文献,从而所得结论还有不确之处,因为医学文献是口语性较强的文献,可以比较充分地反映语言的面貌,若研究中缺失了这一宝贵材料,势必会对研究不利。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先秦两汉医学文献为主要研究材料(包括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医学文献),重点探讨其中否定副词“勿”“毋”的使用情况,以期进一步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

一、否定副词“毋”“勿”在出土先秦医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的医籍文献^①,这些出土医籍都是口语性较强的文献,能够真实反映汉语早期的语言面貌。因为医书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作品,注重的是实用性,在传抄过程中很少由于主观因素而擅自改动。虽然不同时代使用的文字形体存在区别,但是医家承袭家法,师徒相传,承袭前说,抄书都有所本,即不轻易改动,其内容自然反映的是当时的语言面貌。

(一)出土医籍文献时代界定

文献的成书时代是文献研究的最基本的内容,若这一问题都未能正确解决,则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简帛中,有不少失传两千年的医学文献,李学勤(1997)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即这些医书都是“惊人秘籍,有的甚至为司马迁以下所未见,有很重大的研究价值”。本文所用的出土医籍材料,基本包括了现已刊布的全部简帛医籍,主要如下:

(1)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籍文献,共15种。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籍文献是出土医籍文献之最大宗者,其成书时代自然也是学界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研究者多将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籍文献与传世医书《黄帝内经》对比,以此推测其成书时代,即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籍文献的成书时代早于《黄帝内经》。实际上,传世医书《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尚存争议^②,仅依据它来判定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籍文献的成书时代是站不住脚的。张显成、程文文(2016)在全面清理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籍文献虚词的大宗(副词)的基础上,从虚词发展史的角度来论断其成书时代,结论是:“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籍文献中副词的使用情况反映的是战国末期产生的语言新质,从而可判断其成书时代最早为战国末期。”张玉金(2009)指出:“虚词系统是一个历史现象,从前一时段到后一时段都是有变化的。”所以,从虚词史角度考论古书的时代,不失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所得结论也更加可靠。故我们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籍文献最早为战国末期的作品。

(2)江陵张家山医简《脉书》和《引书》。首先,从内容上看,张家山医简《脉书》共有竹简六十六枚,全书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各种疾病名共六十余种,按照从头至足的顺序排列;第二部分是人体中经脉走向及所主病症等。张家山医简《脉书》第一部分共存524字,记载了约六十种疾病名称,主要有:秃,鬢,淥(浸),脉淥(浸),赧,肌(鼫),蟥食,聋,浇,篡,虫(虫)禹(龠),血禹(龠)脰,包(庖),癭,痿,马,王身,蠃,踝(跽),加(痲),火疾,闭,马蛭,鬲(隔)中,上气欬,牡段(瘕),血段(瘕),唐(塘)段(瘕),为塞(寒)中,肠辟(澼),泄,寒中,痼(滴),为廌,浚,白段(瘕),暴,醉,血頰,肠頰,牡痔(痔),牝痔(痔),膝,潞,癰(寢),殿(殿),黄瘰(疽),庐(肤)张,水,风,温,疟,骚(瘙),腐(疔),癰,间(痼)。这六十余种病名按照头部、上肢、躯干、下肢及全身的先后顺序排列,有高达90%的疾病或症候名称与马王堆医书相同,此外,张家山医简《脉书》第二部分与马王堆医书《脉书》从内容上看高度吻合。^③这说明二者成书时代应非常接近。其次,张家山医简《引书》导的“彭祖之道”和“法阴阳”是用道家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导引养生体系。正如彭浩(1980)所说:“《引书》所阐述的导引养生理论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比较明显。”老子的活动时代虽在春秋晚期,但《老子》一书却非一人一时一地写成,而是经过后学多次补充、加工、整理而成。伏俊琰(2008)说:“《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其后学整理成最早的传本。《老子》初稿成于春秋末期,最后写定在战国末年。”故《引书》的成书时代应为春秋末期之后。再次,从语言学角度看,先秦时,主要用程度副词“少”表“微度”,程度副词“稍”出现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末期。张家山汉墓医简中用“稍”作程度副词表“稍微、略微”意,说明其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末期。综上所述,张家山医简《脉书》《引书》最早为战国末期作品。

(3)阜阳汉简医书《万物》。《中药科技报》第94期指出:“从目前的材料可以证明,《万物》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编撰成书。”尚志钧(1989)从医药角度考论了《万物》的成书时代,指出:“按汉代刘秀校《山海经》说,《山海经》是古代禹益所著。据近代考证,《山海经》中记载铁很多,铁在战国才流行,所以一般认为《山海经》产生于战国……《山海经》有神巫的记载,此与战国时楚地巫风流行很接近。这就提示《山海经》是楚地产物。而安徽阜阳在古代属楚地,所以《万物》亦可能是战国时流行于楚地药书。”周一谋(1990)指出:“《万物》出土于汝阴侯夏侯灶之墓,它抄写于西汉初,而撰写的年代可能要早得多,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万方、钟赣生(1990)从药物种类与选材、药物加工炮制、药物剂型与药量、药物组方及服法、药物主治与功用等方面将《万物》与马

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进行比较,得出《万物》成书时代应与《五十二病方》大致一致的结论,又因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故《万物》成书时代应为或者略早于战国末期。由此可见,学界对于阜阳本草简《万物》的成书时代问题已达成一致,即《万物》最早为战国时期的作品。

综上所述,出土医书的主体(马王堆医书、张家山医书、阜阳本草简)的成书时间上限为战国时期。

(二)否定副词“毋”“勿”在出土先秦医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否定副词“毋”“勿”在出土先秦医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1. 毋₁

“毋₁”表叙述否定,是对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否定,相当于“不”,出土医籍文献共20例,具体用法如下:

[1]毋₁+动词

“毋₁”修饰动词,且动词后面不带宾语,出土医籍文献有7例。如:

(1)热者,由曰:“肸肸讙讙,从灶出毋延,黄神且与言。”即三唾^④之。(《五十二病方》318)

(2)令蛾毋射:即到水,撮米投之。(《杂疗方》61)

(3)食之贵静而神风,距而两峙,参筑而毋遂,神风乃生,五声乃对。(《十问》4)

[2]毋₁+助动词+副词+动词

“毋₁”和助动词“敢”共同修饰动词,且动词后面不带宾语,出土医籍文献有1例。如:

(4)父居蜀,母为凤鸟蓐,毋敢上下寻,凤贯而心。(《五十二病方》84)

[3]毋₁+动词+宾语

“毋₁”修饰动词,且动词后面带宾语,出土医籍文献有3例。如:

(5)冰时予之于令人□寒也。为毋忘留与阑也。(《万物》34)

(6)问□□男女之齐至相当、毋伤于身者若何?(《养生方》200)

[4]毋₁+形容词

“毋₁”修饰形容词谓语,表示对事物性质、状态的否定,出土医籍文献共7例。如:

(7)令金伤毋^⑤痛方,取鼯鼠,干而治;取鼯鱼,燔而治;长石、辛夷、甘草各与【鼯】鼠等,皆合捣,取三指撮一,入温酒一杯中而饮之。不可,财益药,至不痛而止。(《五十二病方》23-24)

(8)令肤急毋垂,又令男子足□。(《养生方》87)

(9)血症始发,憊憊以热,痛毋适,□□□□□疽。(《五十二病方》289)

[5]毋₁+主谓短语

“毋₁”修饰主谓短语,出土医籍文献有2例。如:

(10)令伤者毋痛,毋^⑥血出,取故蒲席灰□□【□】燔□【□□□】痛。(《五十二病方》12)

(11)行欲毋足痛者,南向禹步三,曰:“何水不越,何道不枯,乞我□□末。”(《养生方》196)

此外,“毋”可以用作动词,其用法与“无”相同,修饰名词,出土医籍文献有10例。如:

(12)寡人恒善暮饮而连于夜,苟毋病乎?(《十问》89)

(13)讳其名,匿其体,至多暴事而毋礼,是故与身俱生而独先死。(《天下至道谈》13-14)

(14)多女毋男,亦反〈取〉【胞】埋阳垣下。(《胎产书》18)

“无”在出土医籍文献共有42例,“无”用作动词23例,“无”的假借字2例,“抚”的假借字13例,残简1例,有3例作否定副词。“无”作否定副词主要修饰动词谓语,具体用法如下:

[1]无+动词

“无”修饰的动词后面不带宾语,出土医籍文献有2例。如:

(15)悒悒如喘,坐而起则目眊然无^⑦见,心如绝,病饥,气不足,善怒,心惕,恐人将捕之。《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12-13)

(16)悒悒如乱,坐而起,则目眊如^⑧无见,心如悬。《脉书》39-40)

[2]无+非+动词谓语

“无”和“非”构成的双重否定句,出土医籍文献有1例。如:

(17)非此二者,无^⑨非学与服。《天下至道谈》29)

2.毋

“毋₂”主要修饰动词性谓语和形容词性谓语,表示禁止或劝阻,可译为“不许”“不要”。出土医籍文献共60例。主要用法如下:

[1]毋₂+动词

“毋₂”修饰动词性谓语,且动词后面不带宾语,出土医籍文献有20例。如:

(18)燥则数呼、数卧,湿则数吹、毋^⑩卧、实阴,暑则精数响,寒则劳身,此与燥湿寒暑相应之道也。《引书》112)

(19)夕毋^⑪食,旦取丰卵一渍,美醢一杯,以饮之。《五十二病方》249)

[2]毋₂+动词+宾语

“毋₂”修饰谓语动词,且谓语动词后面带了宾语,出土医籍文献有23例。如:

(20)二月始膏,毋^⑫食辛臊,居处必静,男子勿劳,百节皆病,是谓始藏。《胎产书》3)

(21)已饮,有顷不痛。复痛,饮药如数。不痛,毋^⑬饮药。《五十二病方》26-27)

(22)取□□□□□□□□□□鰾^⑭鱼,夕毋^⑮食,旦而食之,以厌为故,毋^⑯歠汁。《养生方》74-75)

[3]毋₂+副词+动词

“毋₂”和动词之间插入其它副词,出土医籍文献有2例。如:

(23)夏日,数沐,希浴,毋^⑰暮起,多食菜。《引书》4)

(24)以实五赏石膏白□□□□□□□□□□□□□□,端夜茨燎,白虽赏,登左下右,亦毋^⑱暴成。《五十二病方》217-218)

[4]毋₂+介宾短语+动词

“毋₂”和它所修饰的谓语动词之间插入了介宾短语,出土医籍文献有7例。如:

(25)气至,深内而上撮之,以抒其热,因复下反之,毋^⑲使其气歇,而女乃大竭。《合阴阳》8-9)

(26)即取车牵,毋^⑳令人见之,及毋^㉑与人言。《病方及其它》333)

(27)以土壅^㉒盆,会毋^㉓令烟泄,即被^㉔盆以衣,而毋^㉕盖其盆孔。《五十二病方》267-268)

[5]毋₂+主谓短语

“毋₂”修饰主谓谓语,出土医籍文献有1例。如:

(28)灸之之时,痒甚难禁,【毋^㉖】搔,及毋^㉗手傅之。《五十二病方》122-123)

[6]毋₂+形容词

“毋₂”修饰形容词谓语,出土医籍文献有7例。如:

(29)人人有善者,不失女人,女人有之,善者独能,毋予毋治,毋作毋疑^⑧,必徐以久,必微以持,如己不已,女乃大台(怡)。《天下至道谈》62)

(30)接阴之道,以静为强,平心如水,灵露内藏,款以玉策,心毋怵荡^⑨,五音进答。《十问》97-98)

3. 勿₁

“勿₁”表叙述否定,是对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否定,相当于“不”,出土医籍文献共6例,具体用法如下:

[1]勿₁+动词

“勿₁”叙述否定,修饰动词性谓语,动词后面不带宾语,表示某种事实或者现象不能人为改变,出土医籍文献有5例,如:

(31)壹至勿^⑩星,耳目聪明;再至勿星,音气高扬。《十问》19-20)

(32)虽欲勿为,作相响相抱,以恣戏道。《合阴阳》106)

(33)伤□□,欲裹之则裹之,□欲□勿裹,□□□□□□□矣。《五十二病方》395-396)

[2]勿₁+助动词+动词

“勿₁”和助动词“能”共同修饰动词,且动词后面不带宾语,出土医籍文献有1例。如:

(34)以故瓦甗无芜者盛,善密盖以瓦甗,令虫勿能入,埋清地阳处久见日所。《杂疗方》41-42)

4. 勿₂

“勿₂”修饰动词性谓语和形容词性谓语,表示禁止或劝阻,可译为“不许”“不要”。出土医籍文献共43例。主要用法如下:

[1]勿₂+动词

“勿₂”直接修饰动词谓语,动词后面不带宾语。出土医籍文献有25例。如:

(35)又力张右颌,啞而勿发,此皆三而已。《引书》85)

(36)赤子骄悍数起,慎勿出入,以修美理,轹白内成,何病之有?《十问》51-52)

(37)先置□罌中,即酿黍其上,□汁均沃之,又以美酒十斗沃之,勿挠,【□□】□涂之。《养生方》166)

[2]勿₂+动词+宾语

“勿₂”修饰动词谓语,动词后面带了宾语,出土医籍文献有2例。如:

(38)以汁染布三尺,阴干,辄复染。汁索,善裹布,勿令麤^⑪。《养生方》48-49)

(39)益阴气,恒坐跨股,勿相悔食^⑫,左手据地,右手把饭,垂到口。《引书》53)

[3]勿₂+介词/介宾短语+动词

“勿₂”和修饰的谓语动词之间插入了介宾短语,出土医籍文献有7例。如:

(40)癰,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腠旁;□【□】汁及膏□,挠以醇□。又灸其痛,勿令风及,易瘳。《五十二病方》234-235)

(41)以谷汁丸之,以榆□转之,大【如】□□□藏筒中,勿令歇^⑬。《杂疗方》9-10)

[4]勿₂+副词+动词

“勿₂”和修饰的动词之间插入其它副词。出土医籍文献出现3例。如:

(42)取春鸟卵,卵入桑枝中,蒸之,伏黍中食之。卵壹决,勿多食。《杂疗方》8)

(43)颐痛者,治半夏一,牛煎脂二,酰六,并以鼎【□□□】如□糝,以傅。勿尽傅,圜一寸。《五十二病方》

[5]勿₂+形容词

“勿₂”修饰形容词谓语,出土医籍文献有6例。如:

(44)益内利中:取醇酒半杯,温之勿₂热。毁鸡卵,注汁酒中,挠,歠。(《杂疗方》43)

(45)虚实有常,慎用勿₂忘,勿₂困勿₂穷,筋骨凌强,踵以玉泉,食以芬芳,微出微入,待盈是常,三和气至,坚劲以强。(《天下至道谈》20-21)

表1 出土医籍文献否定副词“勿”“毋”语法功能简表

作状语所修饰的成份		动词谓语(无) ^⑧	形容词谓语	介宾短语	副词	助动词	动词谓语(有) ^⑨	主谓谓语	合计
叙述否定	毋 ₁	7	7	0	0	1	3	2	20
	勿 ₁	5	0	0	0	1	0	0	6
禁止否定	毋 ₂	20	7	7	2	0	23	1	60
	勿 ₂	25	6	7	3	0	2	0	43

由上表可知,在口语性较强的出土医籍文献中“勿”和“毋”都可表示禁止否定和叙述否定。“毋”表示叙述否定有20例,在句中除了修饰动词或动词谓语、形容词或形容词谓语之外,还可修饰主谓谓语;表禁止否定有60例,在句中主要修饰动词谓语、介宾短语、形容词谓语。“勿”表叙述否定仅6例,修饰动词谓语和介宾短语;表禁止否定有43例,修饰动词谓语、形容词谓语、介宾短语、副词。因此,否定副词“毋”“勿”在出土医籍文献中主要表禁止否定。

表2 出土医籍文献否定副词“勿”“毋”带宾语情况简表

否定副词	带宾语	不带宾语	合计
毋 ₁	3	7	10
勿 ₁	0	5	5
毋 ₂	23	20	43
勿 ₂	2	25	27
总计	28	57	85

由上表可知,“毋”在出土医籍文献中表叙述否定时,其后动词不带宾语的有7例,带宾语的有3例;表禁止否定时,其后动词带宾语的有23例,不带宾语的有20例。“勿”表叙述否定,其后动词不带宾语的有5例,带宾语的0例;表禁止否定,其后动词带宾语的有2例,不带宾语的有25例。

因此,出土医籍文献中的“毋”“勿”主要表禁止否定,“毋”后动词以带宾语的用例较多,“勿”后面的动词以不带宾语的情况为主。

二、否定副词“毋”“勿”在早期传世医籍中的使用情况

否定副词“毋”“勿”在传世医籍^⑩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1. 毋₁

“毋₁”叙述否定,是对动作行为的否定,相当于“不”。“毋₁”修饰动词,且动词后面不带宾语,传世医书有1例。如:

(1)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₁已,日入而止。(《黄帝内经·灵枢·卫气行》)

2. 毋²

“毋²”禁止否定,禁止、劝告受话人不要做出某种动作行为,主要修饰动词谓语,动词后面带宾语,可译为“不许”“不要”,传世医书4例。如:

(2)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逆天时,是谓至治。(《黄帝内经·灵枢·百病始生》)

(3)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黄帝内经·灵枢·终始》)

(4)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之,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黄帝内经·灵枢·背腧》)

此外,“毋”可以用作动词,其用法与“无”相同,修饰名词谓语,传世医书有4例,如:

(5)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黄帝内经·灵枢·贼风》)

(6)夫五态之人者,相与毋故,卒然新会,未知其行也,何以别之?(《黄帝内经·灵枢·通天》)

(7)剽其通,针其邪肌肉亲,视之毋有反其真,刺诸阳分肉间^⑩。(《黄帝内经·灵枢·刺节真邪》)

3. 勿₁

“勿₁”表叙述否定,是对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否定,相当于“不”,传世医书有11例。具体用法如下:

[1]勿₁+动词

“勿₁”修饰动词,且动词后面不带宾语,传世医书有9例。如:

(8)足阳明,五脏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勿散,不留不泻也。(《黄帝内经·素问·经水》)

(9)雷公曰:愿为下材者,勿满而约之。(《黄帝内经·素问·禁服》)

(10)故相气不微,不知是非,属意勿去,乃知新故。(《黄帝内经·素问·五色》)

[2]勿₁+助动词+动词

“勿₁”和助动词“敢”共同修饰动词,且动词后面不带宾语,表示对动作行为的否定,传世医书有2例。如:

(11)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黄帝内经·灵枢·逆顺》)

(12)善乎方,明哉道,请着之玉版,以为重宝,传之后世,以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黄帝内经·灵枢·玉版》)

4. 勿₂

“勿₂”表示禁止否定,表示禁止、劝告受话人不要做出某种动作行为,主要修饰动词谓语,可译为“不许”“不要”。传世医书有115例。具体用法如下:

[1]勿₂+动词

“勿₂”修饰动词性谓语,且动词后面不带宾语,表示禁止动作行为的发生,传世医书有55例。如:

(13)已后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金匱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

(14)请正其道,令可久传后世无患,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黄帝内经·灵枢·官能》)

(15)上微火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法》)

[2]勿₂+动词+宾语

“勿₂”修饰及物动词,动词后面接宾语,传世医书有37例。如:

(16)三月勿食小蒜,伤人志性。(《金匱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

(17)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

并治中》)

(18)食冷物,冰人齿。食热物,勿饮冷水。(《金匱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

[3]勿₂+副词+动词

“勿₂”修饰动词性谓语,且“勿₂”和动词之间插入其他副词,传世医书有8例。如:

(19)脉阴阳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干燥,蜷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伤寒论·辨脉法》)

(20)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神农本草经》)

[4]勿₂+介词/介宾短语+动词

“勿₂”和所修饰的谓语动词之间插入了介词或者介宾短语,传世医书有11例。如:

(21)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22)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

(23)黄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对曰:刺此者,痛虽已止,必刺其处,勿令复起。(《黄帝内经·灵枢·周痹》)

[5]勿₂+形容词

“勿₂”修饰形容词谓语,传世医书有4例。如:

(24)半日许复服之,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此以附子白术并走皮内,逐水气未得除,故使之耳。(《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25)先锉败蒲席半领,煎汤浴,衣被盖覆,斯须,通利数行,痛楚立差,利及浴水赤,勿怪,即瘀血也。(《金匱要略·杂疗方》)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否定副词“勿”“毋”的语法功能和其后动词带宾语的情况,我们把传世医籍中“勿”“毋”的用例情况列表如下:

表3 传世医籍文献否定副词“毋”“勿”语法功能简表

作状语所修饰的成份		动词谓语(无)	形容词谓语	介宾短语	副词	助动词	动词谓语(有)	合计
叙述否定	毋 ₁	1	0	0	0	0	0	1
	勿 ₁	9	0	0	0	2	0	11
禁止否定	毋 ₂	0	0	0	0	0	4	4
	勿 ₂	55	4	11	8	0	37	115

由上表可知,传世医书中,“勿”和“毋”都可表示禁止否定和叙述否定。“毋”表示叙述否定有1例,在句中修饰动词谓语;表禁止否定4例,在句中修饰动词谓语。“勿”表叙述否定有11例,修饰动词谓语等;表禁止否定有115例,修饰动词谓语、形容词谓语,“勿”和修饰的谓语动词之间可以插入介宾短语、副词等成分。可见,传世医书中,“毋”和“勿”主要表禁止否定,“毋”主要修饰动词谓语,“勿”可以修饰动词谓语,形容词谓语,介宾短语,助动词等成分。但是,总体上看,传世医书中否定副词“勿”(126)的用例远远多于“毋”(5例)。

表4 传世医籍文献否定副词“毋”“勿”带宾语情况简表

否定副词	带宾语	不带宾语	合计
毋 ₁	0	1	1
勿 ₁	0	9	9
毋 ₂	4	0	4
勿 ₂	37	55	92
总计	41	65	106

由上表可知,“毋”表叙述否定时,修饰的动词后面不带宾语有1例;表禁止否定时,修饰的动词后面带宾语有4例。“勿”表叙述否定时,修饰的动词后面不带宾语有9例;表禁止否定时,修饰的动词后面可以带宾语(37例),也可以不带宾语(55例),以不带宾语的情况为主。

因此,传世医书中,“勿”的用例远远超过“毋”,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语法功能,可以修饰动词、副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成分。根据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勿”所承担的语法功能越来越多,“毋”承担的语法功能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勿”取代“毋”,秦汉时期这种趋势更为明显。

三、结语

上文我们比较全面地描写了口语性较强的出土和传世医籍中否定副词“毋”“勿”在先秦两汉的使用情况,现在将我们的研究来反观文首所述学界有关研究结论。

1.通过上文研究可知,先秦两汉医籍文献中,“毋”“勿”主要用于表示禁止否定,“毋”表禁止否定时,后面的动词一般带宾语,“勿”表禁止否定时,后面的动词一般不带宾语。这和吕叔湘(1995)、孙锡信(1992)等概括的否定副词“毋”“勿”的发展规律是一致的。^⑩但学界所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我们发现,在口语性较强的医籍文献中,“勿”和“毋”都可表示禁止否定和叙述否定。“毋”表示叙述否定有21例,在句中除了修饰动词或动词谓语、形容词谓语之外,还可修饰主谓谓语;禁止否定有64例,在句中主要修饰动词谓语、介宾短语、副词、主谓谓语,表示叙述否定例和表禁止否定的比例是21:64,即禁止否定的频率是叙述否定的3倍。“勿”表叙述否定仅17例,修饰动词谓语;表禁止否定有158例,修饰动词谓语、形容词谓语、介宾短语、副词等成分,表示叙述否定和表禁止否定的比例是17:158,即禁止否定的频率是叙述否定的9.3倍。因此,只可以笼统地说否定副词“毋”“勿”在战国秦汉时期主要表禁止否定,实际上这两个否定副词表禁止否定的使用频率是不一样的,“毋”表示禁止否定的频率是表叙述否定的3倍,“勿”禁止否定的频率是表叙述否定的9.3倍。

2.大西克也(1989)全面描写了“毋”和“无”在出土秦汉文献中的用法,他指出:“‘勿’‘无’的使用与文体有关:A式,动词用‘无’,副词用‘毋’,A式是思想或历史方面的书;B式,不管动词或副词都用‘毋’;B式是医学、法律或者行政方面的实用性著作。”也就是说,他认为出土医籍文献中“不管动词或副词都用‘毋’”,不用“无”。通过上文研究,我们发现出土医籍文献中“无”有42例,其中用作动词23例,用作否定副词有3例,其余16例为残简和假借字;“毋”在出土医籍文献中为否定副词,有80例,其中20例表叙述否定,60例表禁止否定。此外,“毋”可以用作动词与“无”相同,修饰名词谓语,出土医籍文献有10例。可见大西克的研究结论不确,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出土医籍文献中“无”也用为否定副词,并非“不管动词或副词都用‘毋’”。

3.语言学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应该尽量为其他学科服务,比如为文献学、历史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服务。通过以上所论可知,出土医籍文献中否定副词“毋”可以表叙述否定,也可表禁止否定,表叙述否定时,及物动词后面一般不带宾语;表禁止否定时,及物动词后面以带宾语的情况为主。否定副词“勿”主要表禁止否定,及物动词后面往往不带宾语。传世医籍文献中,否定副词“毋”出现的频率非

常低,其后的及物动词后面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勿”主要表示禁止否定,其后的及物动词后面以不带宾语的为主。而传世医籍中否定副词“勿”的用例远远超过“毋”,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语法功能,可以修饰动词、介宾短语、副词、形容词等成分。根据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勿”所承担的语法功能越来越多,“毋”承担的语法功能就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勿”取代“毋”,秦汉时期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自然说明,出土医书的成书时代比传世早期医书特别是《黄帝内经》早。出土医书的主体(马王堆医书、张家山医书、阜阳本草书)的成书时间的下限在战国末期。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黄帝内经》的主体成书于先秦,这一观点没有在我们对“毋”“勿”用法的考察中得到支持,而是恰恰相反,说明原来的结论不确,因为通过我们上文的研究可知,传世医书的成书时代比出土医籍文献的主体晚,其成书时代自然当在秦以后。这应该是我们对先秦两汉否定副词“毋”“勿”研究所取得的语言学以外的收获。

感谢《古汉语研究》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①本文的出土医籍文献主要有:(1)马王堆汉简帛医书,共15种。(2)江陵张家山医简《脉书》和《引书》。(3)阜阳汉简医书《万物》。(4)周家台秦简医书《病方及其他》。(5)望山楚简疾病简。指编号为9、37-45、61-67等记载疾病内容的竹简。(6)包山楚简疾病简。指207-208、218-223、236-248、249-250四组记载疾病内容的竹简。其中周家台秦简医书《病方及其他》最晚是战国末期作品,包山楚简疾病简和望山楚简疾病简是战国中晚期作品。新近刊布的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将《却谷食气》命为《去谷食气》,将《房内记》分为《房内记》和《疗射工毒方》两种,本文不取,因《房内记》之命名不当。(详参《马王堆集成修订会论文集》,会议地点复旦大学,2015年6月)本文所引用的马王堆医书各书的行第号和简号悉依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本文所引释文对原释读多有修正,修正之处大都不再说明。

②学界一般认为,《黄帝内经》的主体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另有人认为成书于春秋,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有人认为成书于秦汉。

③程文文《简帛医书虚词研究》,将张家山医简《脉书》第二部分与马王堆医书《脉法》《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比较,发现内容高度相似,只是张家山医简《脉书》第二部分多了两句总结性话语,即“治病之法,视先发者而治之。数脉俱发病,则择其甚者而先治之”与“凡阳脉十二,阴脉十,大(原作“泰”)凡二十二脉,七十七病”,但是这些总结性话语与医书主体内容关系不大。

④为方便阅读,本文所用出土医籍文献中的异体字、假借字、合体字均写为本字。

⑤马王堆医书整理小组认为“毋痛”中的“毋”相当于否定副词“不”,意思是不痛。本文从之。

⑥马王堆医书整理小组认为“毋血出”中的“毋”意思为“不”,即停止出血。本文从之。

⑦目芒然无见心如绝,《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作“目眊如毋见,心如悬”。“毋”,否定副词,表示叙述否定,相当于“不”,故“无”应为否定副词。

⑧毋予毋治,治读为怠,指对待房事不能施泻,也不能倦怠。毋作毋疑,指对待房事不可太冲动,也不可太迟疑。

⑨《集韵·质韵》:“怵,《博雅》:狂也。”怵、荡为同义复词,义为狂放、骄纵。

⑩勿星,《合阴阳》“毋决”,《医心方》卷二十八引《玉房秘诀》“勿写(泻)”。星,散离,此处指耗散、泻精。因“勿星”在《十问》中出现9例,出现在同一语境中,本文记为1例。

⑪勿令羸,《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作“勿令羸口”,《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集成》作“勿令羸”,本文从之,指不要用粗布。

⑫勿相悔食,指不要选择晦日进食。此导引术的功能在于增加阴气,由于晦为一月之末,是阴之尽日,对增加阴气没有效果。

⑬歇,《说文·欠部》:“歇,气越泄。”“勿令歇”勿使药物之气外泄。

⑭“动词谓语句(无)”指的是简帛医书中否定副词所修饰的不及物动词或及物动词后面不带宾语的情况。

⑮“动词谓语句(有)”指的是简帛医书中否定副词修饰的是带宾语的及物动词,包括宾语前置。

⑯本文所据传世医籍语料的版本分别为:《黄帝内经素问校注》,郭霭春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灵枢经校释》,郭霭春,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黄帝内经》的主体部分,绝大部分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作品;另外,其“七篇大论”是汉代以后的作品,剩下的《刺法论》《本病论》是唐宋人的作品,《灵兰秘典论》可能是魏晋以后的作品。本文的研究材料仅限于其主体部分。《神农本草经辑注》,马继兴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伤寒论校注》,(汉)张仲景撰,刘渡舟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金匮要略校注》,(汉)张仲景撰,何任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

⑰杨上善注:“视邪气无有,反其真气乃至也。”

⑱“‘勿’表禁止否定时,后面的及物动词一般不带宾语”,这里是说“一般不带宾语”,显然也有少数带宾语的,比如“勿+动+之”者,如:(1)《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2)《黄帝内经·灵枢·痈疽》:“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痈坚而不溃者,为马刀挟瘦,急治之。”(3)《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参考文献:

- [1]程文文 2016《简帛医书虚词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程文文 2017《从文献学角度考张家山汉墓医书成书年代》,《中医药文化》第4期。
- [3]大西克也 1989《论“毋”“无”》,《古汉语研究》第4期。
- [4]高大伦 1995《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5]伏俊琰、王晓鹃 2008《〈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求是学刊》第2期。
- [6]荆州地区博物馆 1985《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第1期。
- [7]吕叔湘 1984《论“毋”与“勿”》,《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8]彭浩 1980《张家山汉简〈引书〉初探》,《文物》第10期。
- [9]尚志钧 1989《从医药角度探讨〈万物〉与〈山海经〉的时代关系》,《皖南医学院》第3期。
- [10]孙锡信 1992《汉语历史语法要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11]武振玉 2006《两周金文词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2]万方、钟赣生 1990《〈万物〉与〈五十二病方〉有关药物内容的比较》,《中国医药学报》第2期。
- [13]张玉金 2001《甲骨文语法学》,上海:学林出版社。
- [14]张玉金 2012《论出土战国文献中“毋”和“勿”的区别》,《语言科学》第6期。
- [15]周法高 1959《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篇》,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16]周守晋 2005《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7]张国艳 2002《甲骨文副词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硕士学位论文。
- [18]李明晓 2010《战国楚简语法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19]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1985《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第1期。
- [20]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2006《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 [21]张显成、程文文 2016《从副词发展史角度考马王堆医书成书时代》,《文献》第2期。
- [22]周一谋 1990《阜阳汉简与古药书〈万物〉》,《中医药文化》第2期。